

## 庐山问道

文/何漂

到庐山的时候，已是夜色弥漫，幸好，搭乘最后一班车上山。说也奇怪，有着上庐山强烈愿望的我，真正到了这里，心情却十分平静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是庐山的游客。来庐山的游客很多，熙熙攘攘的小镇、来来往往的车辆，一点也不像向往已久的庐山。

我一直以为，古人登山是排泄情绪、放松心情、抒发壮志、感悟人生，他们登上高峰，与山川畅谈，与天地对话，与自然抒情。在他们的心中，山是朋友，可以狂傲，可以洒脱，可以抗争，可以呐喊，在山的面前，可以赤诚得像个孩子。好像中国所有的名山都有这样的气质，都享受过被人需要的待遇。

我人生第一次知道庐山，大概是缘于苏东坡的那首诗《题西林壁》。我一直在想，苏东坡来庐山，深更半夜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独自一人出门，去构思他的诗词，去想象他的人生？

第二天，我没能和苏东坡打交道，却和李白攀上了交情。我们的行程是去看庐山的瀑布。等真正到了那里，又觉得李白似乎吹了牛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是他个性所致吧！导游告诉我，庐山最美的瀑布是三叠泉瀑布。于是，我们匆忙去寻找三叠泉。三叠泉有李白诗意的影子，飞流直下，气势磅礴。有时候旅行也会被古人言辞所累，他们的笔触太精彩，你的期待太重。所以，中国的山水何以为名胜，不是风景，而是人文。

说李白的庐山诗词，我更喜欢他的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。李白喜欢访名山大川，他是去问道的。李白有仙风道骨，在“仙气”这个方面，苏东坡好像比李白要差一点气质，苏东坡要务实一点。我来庐山不也是所谓的问道吗？和庐山交友，寻自我人生。我写了一首《登庐山》：“山间多变幻，气象几番更。泉叠云中舞，峰飞海上横。登高寻梦境，涉险悟人生。面目何须识，匡庐自有情。”庐山是有情的，李白给了证明，苏东坡给了证明，来庐山的所有文人墨客都给了证明。

庐山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不少的诗篇，而这些诗篇也成就着庐山。不得不说庐山是满山的诗篇，若来庐山寻诗，好像随处可以拾掇。五老峰上李白的“九江秀色可揽结，吾将此地巢云松”；花径湖畔白居易的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；王羲之、慧远、陶渊明、谢灵运、陆修静、孟浩然等等，庐山上到处留下诗人们潇洒倜傥的身影和形形色色的故事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诗人们来庐山做什么？一个答案概括，问道。问天地之道，问万物之道，问人生之道，于是，他们把这种“问道”凝成了诗词，不管是仙家气质，还是儒家功名，无论是禅门心愿，还是庙堂深思，全部是发自他们内心世界的真情实感，是真我的体现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写庐山就是写“我”，写“我”的生命，写“我”的思想，写“我”的灵魂，写“我”的感情，通过写出真实的“我”，进而写下了千千万万的“我”。

越与庐山深交，我就越有心里话要说。庐山的功名气息太重太浓烈了，我希望它有更多的禅意和洒脱。被历史夹住的庐山，就好像困锁在某个意识里，越想跳出便越不得动弹。不像黄山，一张风景名片递给世人，自己轻轻松松。还有佛教名山五台山，道教名山武当山，都比庐山要轻松得多，不必背负太重的名气和功利。历史在不断地给庐山加重名气，庐山又被这样的名望累得喘不过气来。而今，四面八方的人来庐山，这崇山峻岭早已不再是李白、白居易、苏东坡当年登临时的情境了。庐山上的名寺古观不少，庐山的每一个角落，都留下了历代佛、道两教高僧大师的足迹，悠远的钟鼓，虔诚的诵读，依旧还是那样给人以心灵的宁静。



编者按

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你出游了吗？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，今年“五一”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.74亿人次，同比增长70.83%。在我们的读者中，也有不少携家出游，赏美景、品美食，不亦乐乎。本期，我们摘选3篇游记，听他们讲述各自身临其境时的所思所想。

## 萍洲岛游记

文/长枫

渡船在幽深清绿的潇水中缓缓向萍岛驶去，岸边一丛丛茂盛的青竹迎风舒展。下了渡船拾级而上，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，照射在略有潮湿的石板路上，空气中充满了杂树野花散发出的淡淡清香。

迎面是萍洲书院的山门，正上方两个行草大字“潇湘”。门边的对联令人玩味，“洞庭有归客，潇湘逢故人”。这是南北朝诗人柳恽的诗句，用在这里恰如其分地把潇湘与洞庭之间的渊源，以及人来人往的紧密联系表现出来了。

书院大门的楹联“南风之熏兮草芊芊，妙有之音兮归清弦”，与岳麓书院的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里的南风之歌似小家碧玉走出家门，多了些清纯与婉转，也契合了历代诗词歌赋名家所描述的潇湘瑰丽之美。

沿着东西走向青石铺就的甬道，两边的百年桂花树苍劲盎然，甬道中央有一道南北贯通的青砖麻石长廊，连通到岛边江岸。仿佛间，我身边响起了清脆的读书声，学童稚子在桂花树下、青砖长廊中欢快地嬉闹，伴随着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在书院上空飘荡，顺着江流飘向远方。据说萍洲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年间，后又经历几次重建，学子们在这个小岛上读书习字吟诗作赋，他们憧憬着自己有一天，在潇湘两水汇合助力之下，终将入洞庭通长江直达汪洋大海。

朋友指着树下一块小石碑处，告诉我这里就是潇湘夜雨的景点，就是著名的“潇湘八景”第一景。四周古木森森，几步开外波光粼粼，我脑海里闪现江边渔火雨打芭蕉的场景。朋友说，不同的时期在这里听雨是有区别的，春夏之交是“嗡嗡”雨声，让人感受到稳重，到了秋冬季节则是“沙沙”雨声，让人感受到空灵。潇湘夜雨竟是如此触动羁旅游人的情怀。

微风伴随阳光从碧绿的芭蕉叶上倾泻而下，江水自南而北潺潺流淌，江面上突然跃起一尾鱼儿，两只白鹭从对岸翩翩飞来，一前一后落在树枝上。这一切使人顿生感悟，正应了一花一叶皆菩提的偈语。或许当年萍岛的山水草木激发了怀素和尚的艺术热情，以蕉叶为纸，笔走龙蛇，任胸中的山川沟壑万千气象，在他笔下奔腾纵横。

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故居就在下游不远处，典型的湖湘砖瓦四合院，屋前有一池荷花，夏季到来荷香四溢，蛙鸣声声。与他同饮潇湘之源的另一位湖南老乡毛泽东，将潇湘山水的瑰丽与神奇化为一腔碧血，由滥觞之源而扬波助澜，满载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，驰骋在世界人民大发展的无边海洋。

从书院后庭走出来，眼前江天一色豁然开朗。潇水与湘水在此汇合成湘江，伫立江头，豪情万丈，看远浦归帆，衔山吞水，清风晴岚，蕉叶轻摇，人生快意莫过于此乎！



## 相念于草野

文/熊其雨

草野与原野有何区别？我会执念地以为，它们都是冥冥中、意念中的故乡与根系，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。只是，我是一个在春天漂泊的游子，常在城市与高楼空徊，常提醒自己不要把过去相忘于草野。

我家在湘江以北的华容县，一个枕长江、临洞庭的小镇，中年人多种南瓜和棉花，青年人则靠读书跳出农门。我与故乡的关系，类似于池水与浮萍，若即若离。春光明媚时，我们在祖坟山下列队，气氛凝重而轻松，那时，大家忘却案牍劳累，让心绪与蓝天、白云融为一体，专心致志地缅怀先人。也只有在那时，大家才会短暂地忘记碎银几两和奔波劳累，在跪拜之间学会珍惜眼前人。

山上，楠竹、藤蔓、刺树肆意生长，我们一行人猫着腰在山间蜿蜒穿行，走得黑汗水流，有几次竟险些迷路。偶尔瞥见密林深处几处凸起的坟包或有碑记的土堆，在阳光下显得愈发耀眼而卑微，无人不红眼泪目。祭祖时有个“小插曲”，说来好笑而又略带信仰之味：族谱上记载的一位先祖，当初从江西南昌举家迁徙而来，去世后安葬在湖边的一处山腰，时到如今已有至少400年历史，时光流转，族人皆称已无碑记可寻。我不禁悲从中来，面对祖先，我们竟找不到任何印痕或影像，只能望山作揖和祭拜。这样的祭祖仪式，触痛的是心灵和自尊——我是谁，我来自何方？

祭祖完后，我们来到家族祠堂旧址，以希能寻得些许残瓦或石柱。我的奶奶丁炎贵说，祠堂共有几层，屋脊上有兔子、鸡等用以辟邪的“屋脊兽”，每年9月15日，族人都在祠堂集会拜祭祖先，哪家主祭、哪户安排吃饭，必须安排妥当、体面，否则老族人就要拄杖打人。可是，祠堂如今已被拆，老屋场周边亦被竹林和薪木包围，只剩坍塌的土砖和灰瓦。唯一欣喜的是，下方的水塘里种了几亩湘莲，搞“双抢”的时节，我们可以看见莲花开落。

山下的窑洞里，可找寻父辈儿时的记忆。那时烧制土砖，需要劳力把田里的泥巴挖上来，放进一格格的模式里，一次放四块，放到内部呈月亮型，中间用铁绳拉平、两端固定的“夜壶子窑”中，再用猛火烧几天几夜烧成熟砖，淋冷水待其冷却后即可使用。也有另一种方法，即把秧田里的泥巴用篾箕挑上来倒在禾场，将干谷草和泥巴充分混合，再由壮汉牵一头水牛在泥巴上不停地踏踩，两者“水乳交融”成半成品，倒进木模式里用竹片人工将表面刮平，晒干后就可以筑土砖房了。

忆苦方思甜。此行让我想起一抹甜又一抹酸。湖边，有一种勾人味蕾的“糖罐子”，花谢后会看到一个浑身长满刺的梨形果实，孩童们采摘时往往是往嘴里猛塞，味道甜中带涩，是泡酒佳品。而一抹酸是能刺激人味蕾的那老坛里脆爽的榨菜皮，柴灶中滚烫的酸芥菜鸡蛋汤。那个年年，无肉也欢。

如此种种是我们遗失的美好，它们挣扎在草野和荒原，它们的美并非博物馆能够拯救。岁月变与不变，简单却自有其美……